

2025/04/12

星期六
乙巳年三月十五

老年日报

中国百强畅销报刊

北京、广州、哈尔滨、西安、南京、济南、郑州、石家庄同步印刷

年长者的精神家园

总9404期 今日8版

生活
SHENGHUOZHOUKAN
周刊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
CN23-0018
邮发代号:13-18



当你一言不合拿起手机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时,是否能够想象40多年前,人们遇到急事需要反复斟酌盘算文字,仅仅只是为了发一封电报?

上世纪80年代,电报作为人们传递消息的重要方式,可谓“红透半边天”。但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,这种“古老”的通讯方式和老百姓的生活渐行渐远。中国电信公司日前发出公告,5月1日起,将全面停止杭州的电报服务,届时北京将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能发电报的城市。

百年电报走到终章,这“滴答”声曾奏响一代人的悲喜,是盼子早日归家的急切,是分享婴儿第一声啼哭的喜悦,是告别、跨越,更是当代人回望历史的钥匙……

老一辈营报员还原时光碎片

“在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,发电报是很奢侈的事情了!”4月5日,今年70多岁的退休营报员陈钟英回忆道,过去发电报得去营业厅办理,“先填电报纸,写上收报人姓名、地址及电报内容,价格按字数算,除了正文内容,收件人地址、姓名等都要算钱。”所以,那时的人们每次动笔写报文前,总要逐字斟酌,尽量简明扼要,绝不多写一个字。

“熟记电报电码是营报员的立身之本。”陈钟英回忆,每一个汉字都有对应的4位数字,打错一个,整句话的意思有可能就变了,因此那个时候的电信业对于差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,“错一个字是要扣钱的,如果在电文发出之后被发现了错误,罚款金额会更高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把‘独生子女’打成了‘毒生子女’,幸亏师傅仔细,给检查出来了,少交了一次罚款。”

聊到曾经热火朝天的画面,陈钟英说,每天屁股基本跟粘在凳子上了一样,从坐下的那一刻就开

始噼里啪啦地敲键盘,“报务室里来发电报的市民一波接着一波,基本不带停的,同事之间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,全是滴滴答的响声。”

陈钟英说,“以前拿来的电文,基本上扫一眼就能转换,1分钟打出100多组字符,每天三五百封电报不在话下。不过后来,随着电话的日渐普及,发电报的人就越少了。”虽然退休多年,回忆起当年在报房的点滴,陈钟英便神采奕奕。

得知杭州电报业务将在5月1日关停的消息,她感慨万千:“电报不是被淘汰,而是完成了使命。”

“急,速回微信”

4月7日11点半,中国联通北京西单营业厅内,“电报窗口”四个字尤其醒目,与营业厅内那些新潮、时尚的手机形成鲜明对比,电报似乎早已成为过去,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服务台上,工作人员提前摆放了厚厚一沓电报纸,并提供了一份填写模板。目前,北京发出的电报仅能发到北京本地、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济南和杭州。北京

和杭州是全国仅剩的两个提供发报服务的城市。其他城市,包括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济南均没有这一服务。电报最终将通过京东快递寄到收报人手中,发报人不需要支付快递费,仅付发报费即可。

12点45分,“电报窗口”前有六位北京市民正埋头填写电报文。游女士一口气发了10份电报,“都是发给亲朋好友的,两份发杭州,其他的发北京。听说杭州的发报服务要结束了,所以我来北京的电报窗口感受一下,毕竟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”

在北京读博士的王先生发了7份电报,“两份发给我对象,剩下的发给我的家人、同事。”虽然发报费对现代人来说并不昂贵,但王先生觉得,既然是发电报,就得百分百复刻电报言简意赅的特点,所以在写电报内容时,他思忖了很长时间,“好久没写这些内容了,真得认真想想。”王先生写的电报内容大多是祝福的话语,但每份电报都用词讲究、隽永。

王先生今年28岁,他表示:“电报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仅存在于影视剧作品中。我之所以发电报给亲朋好友,更多的是感到有趣,想给自己留下一份回忆。”北京市民靳先生也表示:“现在跟以前不一样,如果真有着急的事儿,就不发电报了,用手机更快。”因此大家发的电报内容大多是吉祥话,或者逗趣儿留言,比如“急,速回微信”等。

曾经都是大事儿、急事儿

与如今用电报抒怀不同,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电报内容并不都是喜事儿,更多的是急事儿、要事,甚至伤心事。

在北京市民田女士的印象里,儿时家里收到的电报并不多,“那时一般没有

急事儿,大家都不发电报。”

田女士儿时记忆最深的两份电报都与家里的丧事有关。一份是70年代初,当时她十来岁,“我记得是姥姥去世了,我母亲带着我急急忙忙地去邮局,给远在内蒙古、东北兵团当知青的舅舅和姨拍电报。”田女士说,那时候发电报到各个区域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,远的地方每个字的收费就更贵些。

另一次是在80年代初收到的一份电报。田女士说,与普通派送信件不一样,派送电报的邮递员会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专程而来。那天,只记得邮递员骑车到了胡同口,就扯着嗓子喊父亲的名字说有电报。那封电报是从老家寄来的,只有短短的五个字:“母病危速归”。接到电报后,父亲便匆匆忙忙地回了老家,再见到他时,带回来的就是奶奶病故的消息。

田女士说,“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好事儿、喜事儿,亲戚们会在信里讲,写三大张纸,甚至夹一张照片放信里面,也不过是一张邮票钱。但随着电报而来的,一般都是大事儿、愁事儿。以至于到后来,只要一听邮递员喊我们家人的名字说有电报,我这心里都会‘咯噔’一下。”

北京市民程先生对电报也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。20世纪70年代末,程先生五岁左右,“我印象里有一次跟着父亲去西单电报大楼发电报,电报内容记不太清了,但肯定不是什么喜事儿。那时,发电报挺贵的,只有急事儿、大事儿才发电报,好事儿、喜事儿写信就行。”

“惜字如金”留下时代印记

在互联网时代,即时通信成本低,通达全球,信息内容从文字、图片再到视频无所不包。在新的时

代发展背景中,电报已失去发展之初的地位与作用,因此其退出历史舞台是时代进步所趋,也是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印证。

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君表示,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,也引发思考,“电报时代因高昂的资费而形成‘惜字如金’的独特书写文化,也留下时代的印记。电报纸短情长,与如今文字信息浓度和情感重量渐失形成强烈对比。”

据中国联通西单营业厅工作人员介绍,从3月底至4月初,短短一周,该营业厅已经办理500多份电报业务,比之前繁忙了不少。

4月2日,在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,只一上午,营业厅电报接收室的桌子上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沓电文。工作人员说,最近每天都能收到200多份,久违地迎来了“高光时刻”。

这穿越百年的“滴答”声终将消散,那些由电码带来的悲欢,早已在数字洪流中沉淀为文明的琥珀,并提醒着我们:技术可以迭代,但人与人连接的温度永不褪色。

周雨菲 吴婷婷



已经消失的电波

收到了杭州小伙伴发来的电报。五月以后,全国就只有北京还能发收电报了。

电报消失前记录最后的历史时刻。

北京北京,杭州再见。